



中國旅遊出版社



新京报
编

中国旅游出版社

责任编辑：朱 璇

装帧设计： zhengmei 正美
书籍装帧设计部 010-64003130

责任印制：冯冬青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地理. 古都城门 / 《新京报》社编.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7.1

(新京报丛书)

ISBN 978-7-5032-3055-4

I. 北… II. 新… III. ①北京市—地方史②古建筑—简介—北京市
IV. K291 K928.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44979 号

书 名：北京地理. 古都城门

作 者：《新京报》社

出版发行：中国旅游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甲 9 号 邮编：100005)

<http://www.cttp.net.cn> E-mail: cttp@cnta.gov.cn

发行部电话：010-85166507 85166517

排 版：北京正美艺术设计中心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翔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7 年 1 月第一版 2007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889 毫米×1194 毫米 1/24

印 张：9

印 数：1-10000

字 数：240 千字

定 价：32 元

I S B N：978-7-5032-3055-4/K · 1133

版权专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新京报

新京报丛书

新京报从创办那天起，就把责任烙在自己的身上，尽最大努力恪守新闻的基本准则，以人文和法治作为义不容辞的价值追求。作为一份诞生于社会转型期的报纸，新京报不仅以跨地域办报的姿态在中国的报业史上做出了有益的探索，还以新锐媒体的视角为这个时代做了尽可能忠实的记录和理性的解释。新京报丛书，体现着新京报一出生就风华正茂的自信，体现着新京报人对国家人民的忠诚和对未来、对先进文化的憧憬……

耕耘当下，收获未来。

新京报丛书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戴自更

编委：王跃春、孙献韬、孙雪东、
李多钰、田延辉、梁若冰、
韩文前、郑万洪、罗旭

新京报

www.thebeijingnews.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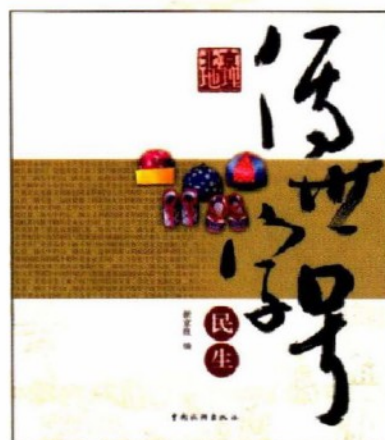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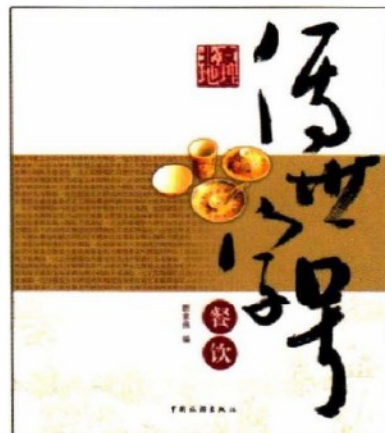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朱璇

特约编辑：吕约、邹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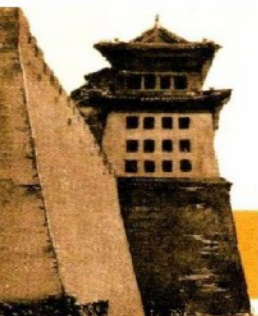
装帧设计：zhengmei 正美

书籍装帧设计部 010-64003130

学术顾问：尹钧科 王永斌
 王 彬 段天顺
 孔庆普
主 编：新京报社



封面题字：刘黎升
特别感谢：魏 明



目录 Contents

- 序 /1
- 让伟大都城的标志于记忆中流传 / 5
- 正阳门
早已凝固为北京城的不老标志 /13
- 崇文门
旧时税关繁华景 唯余残垣落寞处 /23
- 朝阳门
喂养老北京的漕粮必经之地 /33
- 东直门
木材商队经此走成岁月深处的追忆 /43
- 安定门
六百年中养成能文能武的双重性格 /53
- 德胜门
“孤岛”般的城门 它的伟大与失败 /63
- 西直门
穿越近六百年时空的门中门 /75
- 阜成门
当骆驼走远 时空在此严重交叠 /87
- 宣武门
因它而生的宣南文化仍深入人心 /97

目 录 Contents

- 东便门 广渠门
在市民心中始终是城市地理的边缘 /107
- 广安门 西便门
核心与边缘在城市的西垣重叠 /117
- 左安门
纯粹的田园生活曾像花儿在此盛放 /127
- 永定门
重建让怀念更加刻骨铭心 /137
- 右安门
只剩花香留在记忆里 /147
- 水关门 和平门 建国门 复兴门
外力给城池留下的四个“伤口” /157
- 天安门
皇城正门见证历史兴衰更迭 /167
- 地安门
皇城“后门”成北城市井繁荣起点 /177
- 东安门 西安门
充分敞开的“门”表达永不拒绝之意 /187
- 只能循着历史的残迹继续走下去
“古都城门系列”终结篇 /197
- 后 记
北京：时间之书的神秘作者 /209

序 一 伟大古都的知音

旧时，人们对学问多、本事大的人，常常赞之为“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或“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足见我国自古就重视天文和地理。不过，仅就我国古代的地理学来说，所研究和论述的东西不外乎天文分野、建置沿革、五岳四渎、山海河泽、物产贡品、险关要塞、堪輿风水之类，与今天的地理科学相比，既有部分内容的重合，也有根本性质的差别。

在地球表面上，地理无处不有，无处不见，北京亦然。在一定意义上说，北京的地理尤为重要。这与北京这个城市的特殊性相关联。

早在六七十万年前，“北京人”就生息在周口店龙骨山的洞穴中，谱写了北京历史的第一章。西周初年，周武王灭商之后，立即封黄帝的后裔于蓟。这件事标志着北京城的原始聚落——蓟已经具备城市性质和功能，被视为北京建城的开始，至今北京已有三千余年的建城史了。公元1153年，金海陵王完颜亮从上京会宁府（在今哈尔滨市东南）迁都于燕京，从此北京成为一个大的封建王朝的首都。北京真正的建都历史也已有八个半世纪之久。北京的历史太悠久了。正是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积淀了丰富厚重、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可以说，北京的历史文化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缩影和精华。

北京的历史文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深深植根于北京这片土地上。也就是说，北京的历史文化与北京的地理环境是紧密相连、水乳交融的。北京的天，北京的地，北京的山，北京的水，北京的林木，北京的土壤，北京的城镇，北京的村庄，北京的街巷胡同，北京的道路桥梁等等，既是北京历史文化的载体，又是孕育北京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因素。试想，没有周口店龙骨山的溶洞，“北京人”及其后裔怎能生存数十万年？没有永定河、潮白河的奔流，哪有北京城所坐落的北京小平原这一地域空间？没有京杭大运河及漕运，北京岂能维持封建王朝的京师地位达数百年之久？没有海淀附近的山水之胜，清朝何以能够修建北京西郊的“三山五园”？没有山前山后的民族分布与交争，北京地区何需修筑雄伟险峻的长城？没有北京城里的胡同与四合院，老北京人的形象与习性又当何如？类似这些问题，无不关涉北京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



都是值得深思、需要探究的。

《新京报》的编辑和记者们，独具慧眼，看到了北京地理的重要性，认识到要真正了解北京的历史文化，不全面了解北京古今的地理环境是不行的。所以，于2003年开始独辟蹊径，开设了“北京地理”专版，有计划有目的地、分门别类地向广大读者介绍北京的地理知识和相关的历史文化，深入解析北京的历史文化与北京地理间的密切关系，将北京的历史文化置于特定的北京地理的背景之上，又赋予北京地理以相应的历史文化内涵。这样一来，使“北京地理”专版不仅具有新闻价值，而且富有学术意义。该版的文章简短精妙，融知识性、科学性、趣味性和新闻性于一体，可读性极强。每期除文字之外，都附以手绘地图和相关的图片，给人以清晰的空间要领并有身临其境之感。同时，每期都配有知情者访谈和专家评说，既增强了所介绍的北京地理知识的真实感和权威性，又收到了画龙点睛之效，很得读者之心，很受读者欢迎。可以说，在普及北京地理知识、帮助人们深化对北京历史文化的理解和珍爱方面，《新京报》独占鳌头，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新京报》创设“北京地理”专版，我想当初编辑和记者们是怀着无限热爱北京，要真正认识北京、深刻理解北京、将心血奉献北京的这样一种豪情和胸襟所作出的职业选择。而当取得一些成绩、得到读者和社会的认可之后，他们并未满足，除了要继续努力把“北京地理”专版办好以外，更将该版已发表的文章选编成册，分期出版，以飨读者，求得“更上一层楼”的效果。

积极进取，不断追求，必然会收获丰硕之果。《新京报》奉献给读者的这本集子就是明证。

尹钧科

2005年10月9日



序二 伟大古都的知音

去年仲秋，我有幸应邀来到《新京报》“北京地理”栏目，与令我敬重的同行们喝下午茶，聊老北京。大家让我谈谈这十多年来研究北京城市史的体会，这让我的心情十分复杂。在老北京天翻地覆的时日里，我踏访、迷恋、告别着一条又一条心爱的胡同，内心确有无尽的纠葛。我只能握紧自己的笔，倾力留下一份真实的记录。

作为一名记者，我的所为，与其说是恪守着一份职业的操守，不如说是进行了一场灵魂的自救。我还清楚地记得，1988年的一个秋日，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头一次登景山俯瞰京城，虽是长着一双好眼睛，却对古都之美全然不察，只会踮脚张望自己读书的地方在哪里。逛完故宫还觉得累，什么都看不懂，只感到房子的模样都差不多，没有什么了不起。回想起来真是无比惭愧。

2001年我着手《城记》一书的写作，查阅20世纪五六十年代酝酿故宫改建的史料，看到一份报告所述“劳动人民”对故宫的观感：“看着‘腻味’！比行军还累！”“其实也不怎么样，老式样！”“咱不感兴趣的东西，就是不合咱们的需要。”内心受到强烈震撼，不禁忆起昨日之我，虽然已非今日之我，却又无法自谅。

我开始真正认识这个城市，始于1991年夏季，我住进了北京的胡同。宿舍楼下有一硕大的汉白玉门墩，一打听方知这个地方原是清末军机大臣荣禄的花园，可花园已荡然无存，徒余门墩散落，拆园建楼不过是数年前的事情。我心头一颤：荣禄我是知道的，还在教科书里背过他的名字呢，如今我却闯入了他的院子！那一刻，我感到自己的脚与这片土地发生了联系。

骑着车，我开始了“胡同游”。舒乙先生告诉我，老舍写北京的小说，人是虚构的，可房子全是真的。我就去找这些“真房子”。太有意思了，你看，老舍在《四世同堂》里描写的小羊圈胡同，还和今天的一模一样，胡同口“是那么窄小，人们若不留心细找，或向邮差打听，便很容易忽略过去”，“说不定，这个地方在当初或者真是个羊圈，因为它不像一般北平的胡同那样直直的，或略微有一两个弯儿，而是颇像一个葫芦”。胡同里的两块开阔地，大的一块就是老舍说的“葫芦肚”，小的一块就是“葫芦胸”。“葫芦胸”



是《四世同堂》情节发展的核心地带，置身其中，小说里的人物仿佛活生生出现在你的眼前：祁老太爷的愚钝保守、钱默吟的刚烈忠诚、冠晓荷与大赤包的奸诈狡猾，还有李四爷、剃头匠孙七、拉洋车的小崔、棚匠刘师傅等小老百姓在日寇铁蹄下的凄惨人生。依照老舍先生的描述，你能方便地寻得这些故事主人公们的寓所，院落格局竟和他写的一模一样。这样的经历，浸润着我的心田，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出行，不知不觉之中，我的心已贴近了这片土地。

这个城市，向你呈现的是如此动人的图卷，千年历史的余温尚能真实地触摸，物质的遗存仍是那般地合用，虽然积下了一些尘土，但掸一掸并不碍事。这是怎样的一部大书啊，我这十多年的探索，尚不及只鳞半爪，可每一次的行进分明使我的灵魂舒朗开来，正似梁思成、林徽因诗一般的描画：“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我的心开始了这样的歌唱，沉醉在历史长河之中。

我终于醒了过来，又不断追问自己：为什么过去对这一切不能觉察？我已能明白，正是对历史、对文化、对生命的无知，才使我处在野蛮的状态。感谢北京唤醒了我，一次次情不自禁的忏悔，令我心灵踏实，并生出这样的愿望：努力成为这个城市乃至这一族人孝顺的孩子。

能够以这样的感受，与“北京地理”的同行们分享，我万分荣幸。我所敬重的同行们，非常年轻，多为北京的“异乡客”。可正是他们，在这个大变化的时代，干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他们细细梳理着城市的文脉，将历史拽回到大地。他们是伟大古都的知音，爱在他们的笔端流淌，并唤起越来越多、越发炽热的爱。这个城市因此而不孤独，它终在墨香中留痕，后人还看得到。

王 军

2005年10月13日

| 古 都 城 门 |

让伟大都城的标志
于记忆中流传



让伟大都城的标志
于记忆中流传

研究者说

北京城门“营造法”

●张驭寰，原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员

建造一座城门，要先看地形再打基础。确定没有流沙、淤泥，地基里就不用打桩，而是填上碎石，灌石灰浆。等石灰浆凝固之后，再铺条石，在条石上砌砖、发券。

努力接近城市变迁的历史真实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径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周礼·考工记》

建筑学家梁思成在其1943年完成的中国第一部建筑史——《中国建筑史》中曾对北京做过如下评价：“明之北京，在基本原则实遵循隋唐长安之规划，清代因之，以至于今，为世界现存中古时代都市之最伟大者。”而北京现存的明清古城，又是从曾令马可·波罗叹为观止的元大都的基础之上逐步发展而来的。于1264年开始大规模建造的元大都，遵循的正是中国古代城市营造经典《周礼·考工记》所提出的原则。再往前追溯，中国史学家

提到的在今北京旧址上最早的城市叫做蓟，据说远在公元前 2400 年左右，蓟城就已存在，且在史书中被称“固若金汤”。

面对浩瀚的历史真实，我们从来不曾奢望能让过往的一切在新闻纸上做如实再现，却一直致力于要将城市地理的某个节点，哪怕只是其在短短一瞬间的样貌给予还原。这个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奋斗目标在面对这座伟大都城的一座座巨大建筑时，首先当然地反映在了“老北京城门”上，是这些美得足以撼动人心的建筑，让清晰地勾勒出了城市轮廓的城墙不再单调、乏味，而有了美妙的韵律，并最终在节奏感的衬托下，集中体现了中国古典建筑之历史文献般的价值。恰如瑞典美术史家、哲学博士喜仁龙在其完成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著作《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中就曾说过的，“北京城门是体现中国建筑一般规律的典范”，面对这些已经存在了 500 多年的古都标志性建筑，任何赞叹甚至恭维，都不为过。

可是，再重大的历史真实也已经成为过往，再细致的真实历史也已经无法重演，我们正是要通过寻访见证者、研究建筑史、探询拆建背景，力求拆解“老北京城门”的营造、重修、拆除、复建全过程，解读“老北京城门”背后的城市变迁史，希望哪怕不能穿越时空至少可以穿越故纸去到曾经的旧闻现场，并最终体现纸媒在接近历史真实方面的真正优势。

诸多关于北京老城门的文献，都爱引用侯仁之先生和罗哲文先生分别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第一次来到北京时，一出前门火车站，因第一眼见到前门楼子而心灵受到极大震撼后所发表的感慨作为开场白。接触中我们发现，两位老先生以八九十岁的高龄，以著作等身的资历，却不愿对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做哪怕一点点妄断。一座城市的自然地理和历史地理是无数学者愿意为之倾注毕生心力求研究的宏观科学，我们正是力图在微观地理学的研究实践中打开北京城的一扇又一扇“门”，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但愿“老北京城门”能成为我们开启“北京之门”的一把神奇钥匙，我们只愿能以同他们一样对北京的热爱之情和对治学的严谨态度，一个城门一个城门地勘定老北京的城市地理轮廓。

所谓发券就是修门洞，用木架子撑起门洞的形状，按这个形状砌砖，等灰浆干了，木架子撤下来，门洞就形成了。城台修好之后，就可以根据事先设计好的尺寸摆柱础石，在柱础石上立柱，搭木结构的门楼。城楼是砖木结构的，城台万全是砖砌的，不像城墙，城墙是夯土墙外再包砖。

城门旧闻

修筑北京城门的越南人

●张必忠，《人民日报》总编室

如今人们所说的内城九门始建于明正统年间（1436），而主持修建九门的主要负责人是阮安。阮安，安南（又称交



趾，今越南）人。明朝初年，安南发生动乱，明成祖朱棣命张辅率兵出征，平定动乱后，张辅从交趾回来，随军带回一批相貌俊美的美童，阮安便是其中之一。这批美童到北京后，大部被净身后送入宫中充任宦官。阮安不仅貌美而且聪明，他和范弘、王谨、阮浪一起，人称“交趾四美童”。阮安入宫便受到朱棣的看重，又曾侍奉过明仁宗朱高炽，加上他精于算学、建筑，在宦官权势日益增长的明初，多次“担当”大任，主持皇家重要工程。

明正统四年（1439）修建北京城门，开初有的大臣提出：城门工程浩大，非征夫十八万不可。明英宗命阮安负责城门的修建。阮安没有过多征集民工，而是调用京师“聚操之卒万余，停操而用之”，“材

简述北京城门的变化

我出生在北京，学习和工作始终没离开过北京，至今正好80年。我家几辈子都生活在北京，可以说是个老北京了吧，所以北京的里九、外七——十六座城门我都走遍，虽然现在它们大多数已不存在，有的甚至连痕迹都没留一点儿，但它们的影子却牢牢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明、清的北京是三重，最里边的是皇帝居住、办公的紫禁城，第二重是皇城，最外边的才是老百姓住的京城。京城又有内外城之分，正阳门（俗称前门）、崇文门和宣武门以北是内城，以南是外城。内城有九座城门，外城有七座城门，皇城有四座城门，这就是过去老北京人常说的“里九、外七、皇城四”。

北京内城是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改建而成。元灭亡后，明为了削弱元的王气，防御元军残势力的侵扰，遂将北城墙向南迁约5里，即现德胜门和安定门一线。今德胜门以北的“土城”就是当年大都的北城墙遗址。同时又将元大都东城墙的崇仁门改叫东直门，西城墙的和义门改叫西直门。朱棣称帝后准备迁都北京，永乐十七年（1419）在营建宫殿的同时，又将元大都南城墙从今天东、西长安城一线向南推了约2里，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明正统元年（1436），“命太监阮安、都督同知沈清、少保工部尚书吴中，率军夫数万人修京师九门城楼”等。工程从正统二年（1437）正月开工，正统四年（1439）四月竣工。工程包括九门的城楼、瓮城、箭楼、石桥、牌楼等建筑（一说重建各门城楼并增筑瓮城和箭楼），并将元大都的丽正门更名为正阳门，文明门为崇文门，顺承门为宣武门，齐化门为朝阳门，平则门为阜成门。在我的记忆中，北京解放前，老百姓始终将朝阳门叫齐化门，将阜成门叫平则门。

明北京城经过多年修建，周长四十里。有九门，正南是正阳门，俗呼前门；正阳门东是崇文门，俗称哈德门，西是宣武门。北面东有安定门，西是德胜门。东面东直门在左，朝阳门在右。西

面阜成门在左，西直门在右。

北京外城是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建起来的。既然有了雄伟、壮观的城池，为什么又建外城？因为明朝中叶，塞北蒙古骑兵经常南下骚扰，抢夺物资，杀掠人口和牲畜，于是有人建议朝廷修建重城。经过实地踏勘提出建设方案，无奈经费不足，修筑重城方案无法实现。明政府考虑，九门之外，特别是正阳门、崇文门和宣武门外，店铺鳞次栉比，居民众多，最后决定修建正南一面的城，称罗城，俗称外城，全长28里，共7座，正南面是永定门，其左称左安门，俗称江擦门，右称右安门，俗称南西门；东面是广渠门，俗称沙窝门；北面东侧是东便门；西面是广宁门，后改称广安门；北面西侧是西便门。

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又增建外城各门城楼、瓮城、箭楼（一说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建外城，四十三年（1564）增建瓮城及箭楼，一说于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于外城七门加筑瓮城，但未筑箭楼），挖了护城河，在护城河上建石桥。外城建成后北京城就变成了“凸”字形。

1926年，冯玉祥属下鹿钟麟在正阳门和宣武门之间开了两个门洞，命名为兴华门，后改为和平门。建国门和复兴门都开凿于北平沦陷时期，日伪当局在北平东郊建了几个工厂，在西郊建了个新市区，为便于市区与郊区的联系，1939年分别在朝阳门迤南和阜成门迤南开“豁口”，东面的叫“启明门”，西面的叫“长安门”。1945年抗战胜利后，启明门更名为建国门，长安门更名为复兴门。

对完整、雄伟的北京城的动拆，最早是在1915年，政府为缓解前门地区的交通，将前门的瓮城拆除，但这只是对部分城段进行的改造。真正大规模的拆除是在1949年以后，北京城经过群众运动式的拆除，最后只将前门城楼和箭楼、东南角楼、德胜门箭楼及两段明城墙留下，作为北京的标志。

木诸费一出公府之所有”。结果，节省了大批人力物力。九座城门建成后，“焕然金汤巩固，足以耸万年之瞻矣”（《明实录》）。明朝大臣杨士奇也称颂阮安的功绩，他说“正统四年，重作北京城之九门成。崇台杰宇，巍巍宏壮”，“盖一出安之忠于奉公，勤于西下，且善为划也。谓事之成非由人乎”。因此，明朝内城九门的建成有阮安的一份功劳。



解读城门

城门是包括城楼、瓮城、箭楼、闸楼在内的一组防御设施建筑，兼备出入通道和对外防御的功能。一般来说，城池的东、西、南、北四面都有城门。具体开多少座城门，则根据城市规模、城内道路交通状况和军事战略地位而定。

城楼——城门的标志

城楼也叫城门楼，由城台、城楼和门洞口三部分构成。城台是基础部分，与城墙相连，较之略高。门洞开在城台上，其数量根据需为1~5个不等。最早的门洞为圭角型，宋代以后发展为券门，明代北京城门就是券门。城楼建在城台上，为两层、五开间木结构建筑（正阳门为七开间），第一层单檐，第二层重檐。城楼在瓮城、闸楼、箭楼的包围下，是城门防御系统的最后一环，和主攻防守的箭楼不同，城楼的作用是标志城门的位置，观察、控制进出人群。

瓮城——中国城池的专利

瓮城是建在城楼前的小城堡，与城楼左右墙体连为一体，其墙高、宽与城墙基本一致，平面形状呈方形、梯形或半圆形。闸楼通常修在瓮城的左拐角或右拐角处，其门洞与城楼的门洞不能相对直通，一般呈直角。这种在城门外修建瓮城的做法是中国城池特有的，历史可追溯到汉代。

箭楼——防御最前沿

箭楼筑在瓮城上，位置和城楼相对，其下城台略高于瓮城城墙。面阔七间，朝向城外的三面每层都辟有对外攻击或放御用的箭窗，箭窗的数目少则数孔，多则十数孔。除正阳门箭楼外，其他箭楼的下部都不辟门洞。在防御战中，箭楼站在整个城门防御系统的最前端，进攻火力集中于此，1900年，八国联军炮轰北京时，正阳门和崇文门的箭楼都曾被严重破坏。

闸楼——带闸门的迷你箭楼

闸楼是以瓮城门洞为核心的建筑，三面都有箭窗，形似箭楼，只是规模较小。闸楼的门洞没有门扇，取而代之的是可以吊起或放下的千斤闸，控制机关设在闸楼内。瓮城上闸楼的位置或左或右，也有左右都有的。在北京城内城，可以寻出这样一个规律：相邻的两座城门，闸楼两两相对，当然也有例外，安定门的闸楼不在瓮城西侧与德胜门的闸楼相对，而是辟在了东侧。